



天下无“狼”

总是那么绅士，从没散发出一丝不良的味道。

去大连，第一次坐飞机，坐在中间的我，贪婪地张望窗外的美景，靠窗的男士很快提出和我交换座位。我不仅饱览了万米高空云海翻腾的壮丽，还有一个导游。后来飞越渤海湾，看到蔚蓝的大海里出现一道道红色的艳丽波纹，我惊呼：太漂亮了！他很渊博地说：那是赤潮，海水被污染后的产物，渔民最害怕了。见多识广的邻座，三个小时教给了我很多知识，只觉相见恨晚。

初次出门的经历让人有了信心和安全感，我一次次独自踏上旅途，有了更多的美好路遇。

那一年在南京，晚上快12点时，我把数码相机的电池盖给掰坏了，而第二天还要去安徽。我心急火燎地冲到新街口唯一没关门的一家商场，哪知摄影器材专柜的营业员说，必须到专门的修理店修理，一周后才能取。绝望中旁边一位逛商场的小伙子说，他知道还有个地方可以修。我想也没想就随他走了，黑暗里拐了好几条小巷子，又爬上一栋黑咕隆咚的楼房，终于来到一家书城的修理摊。师傅已经下班，小伙打去电话，然后陪我一直等。40分钟后，师傅终于赶来并修好了相机，小伙又专门将我送到最近的公交站，给我指了指回宾馆的路线。他说，出门在外，能省就省点……

还有一次去卡龙沟，当地的藏族小伙扎西坐我旁边，一路上热情解说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到宾馆后我们分手，临睡前忽闻有人找我，出得门去，竟是扎西，他递给我一个小手电筒，说这是新开发的景区，生活不方便，如果晚上起来用得着。第二天一早，扎西又专门赶来陪我爬雪山。走在栈道上，我的脚一不小心滑进两块木板中间被卡住，想了很多办法才弄出来。扎西内疚得不行，路上一直念叨，说是他没把

我照顾好。

在我的行走录中，收藏着大大小小的感动，路遇的他们丰富着我的旅途，也让我感怀于人性的美好。每一次我都发誓，要以加倍的美好去回报，但是，我们人生的轨迹，毕竟只有短暂的相交，然后，很快又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活。琐碎的生活事务让我疲惫和懒散，也就疏于和他们联系了。天长日久，我甚至会淡忘他们的相貌和姓名，然而那份感动的心情，经岁月洗礼却愈加清晰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有将爱心和友善传递给更多陌路相逢的人。逢外地人问路，我总是会带他们走一段，有时甚至热情到让人怀疑居心不良。旅途中准备的物品，但凡有人需要，我总是慷慨奉上。因为我一直记得，那次去九寨沟，车子因故障半夜才到，又冷又饿的时候，一位大叔拿出自己的牛肉干，给全车人享用，我也吃到了宝贵的一片。

我相信，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充满戒心，那就只能收获冷漠和敌视。如果你乐意传递爱心，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。所以，我总是对人家宣布：天下无“狼”！

怀揣这个结论上路，心里总是感到很踏实。

当然，胆子再大，在某些特殊情境下还是有点虚。

年轻时总有很多浪漫的计划，有一次我决定乘轮船从大连到天津，去看海上日出。买好票后却发现是四人同舱，而且不分男女。要是其他三个都是男的咋办？整整一夜同居一室，要是有人心怀不轨咋办？在心里盘算了很多套方案，上船却发现，房里是三女一男。呵呵，这下该那男的紧张了。待客满，四人自报家门，居然相谈甚欢，熄灯之后，更是狂摆笑话，卧谈至深夜，许久才各自香甜入睡。

所以，在浪迹世界之后，自我总结：命里避邪。而且不免怀疑，我们是不是对当下男同胞的境界还有什么误解？

“妈妈牌”布鞋

□向萍（重庆）

鞋子。哪知道由于冻疮还没好，脚跟仍旧发肿，新鞋半天都穿不进，好不容易扯上了鞋后跟，鞋口又硌着脚，简直痛得无法下地。

“算了，还是莫穿新鞋，把鞋后跟踩软了，以后不好穿。”老妈看我一脸难受的样子，无奈地劝道。

“不嘛，我就要穿！”一向爱臭美的我哪里愿意辜负这一身新行头，宁愿脚受罪，也不愿形象打折。咬着牙，狠下心，在脚后跟垫上一块纱布，勉强穿上了新布鞋，一拐一拐地在屋里慢慢走动适应，心里不停地给自己打气：“忍忍就好了。”

有时，人的内心真的很奇怪，只要有着强烈的意愿，似乎啥子困难都能克服。为了能美美地穿上新鞋，我硬是强忍着疼痛，克服种种不适，最后如愿以偿，以“一身新”迎接新年。

确实，一年难得穿几次新鞋，岂有放过的道理？白色的千层底，配上黑色灯芯绒鞋面，系上别致的祥祥，露出红色的袜子，走起路来脚下生风，浑身带劲。那感觉就好像踩在气球上，如跳舞般美妙。

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，老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酒红色的灯芯绒布，给我制作了一双特别打眼的带祥新鞋。鞋边用同色系的红布精美地锁上边，看上去洋气漂亮，别具一格。穿上它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人夸“这鞋好好看”。我得意万分，感觉夸的不是鞋而是我。

老妈做鞋都是抽空，做鞋的材料，大多也是家里的废旧衣物“再利用”。用剪刀熟练拆除旧衣的领口袖口，撕成方方正正的块状，洗净晾干，平铺桌上，熬上糨糊，挨个糊满，晾干待用，用笋壳按照模

型，剪成鞋样。鞋底更是一层又一层精心铺就，为了美观，鞋底边都是统一的白色，当然最里层就只好用其他颜色的布料来代替了。

老街有一家缝纫社，地上时常有各种废弃的边角布料，我偶尔去捡一些布条回家。老妈会巧妙地对其加以利用，在布鞋上进行适当点缀，缝个边，做个结，让我们的鞋子看上去总是不落俗套，别有一番美感。

做布鞋最耗时的是纳鞋底，这是一项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大工程，老妈总是利用她所有的碎片时间，只要一有空，手就绝不会闲着。她手上长期戴着一枚铁制的手指箍，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印，这是专门用来纳鞋底垫针脚助力穿针引线的绝好工具，有了它，倒也挡去了纳鞋带来的诸多刺痛和难受。

家里姊妹多，一人几双鞋，一年到头，老妈也累得够呛。所以，无数个夜晚，就着昏暗的灯光，老妈飞舞针线的场景，已然定格成一幅画，永远映在我的脑海里，异常清晰。

“你好久还是给我做一双布鞋嘛！”望着正在弯腰试鞋的老妈，我故意打趣。

“眼睛不得行了哦，再说，就算我做得出，你们怕也不会穿啦……”老妈笑着回应。

诚然，如今的布鞋，无论是舒适度还是美观度，都远远超过曾经的手工老布鞋，渐行渐远的布鞋，浓缩着那年那月的酸甜苦辣。如今，千层底、密密缝的“妈妈牌”布鞋，随着时光一去不复返，但那份穿在脚上的踏实、温暖和爱，却温润着日益幸福的每一天。



一笑余欢

钟岚，笔名一笑。20多年媒体从业经历，有敏锐的眼光和无尽的好奇心，善于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找乐子，以随心随性的表达，烹饪出一碟碟开胃小菜，让人知声色、得趣味、识人心。

照我妈的说法，从小我就“憨胆大”，哪儿都敢去，啥都不怕。长成大姑娘了，我更胆大，三天两头背个包包就出门，东西南北乱走，大多数时候是单枪匹马。朋友总吓唬我：要是碰上个别狼，看你咋办？

但说实话，走南闯北这些年，从妙龄女变成老太婆，我硬是连色狼的毫毛都没看到一根。

说起来，和我萍水相逢的男性公民，

春节前，准备给老妈添置一双新鞋，于是，领着她来到老北京布鞋店。

“这双鞋松软舒服，不打脚，底子还耐磨。”售货员拿起一双刺绣的软底棉鞋，热情地介绍着。

我抬眼望去，店里的布鞋琳琅满目，既有传统的复古鞋，也有时尚的升级款，材料更是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抚摸着这些机器制作的升级版布鞋，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，跳跃翻滚到了孩童时代。那些关于布鞋的记忆，一点点，一幕幕，在脑海里回放。

小时候，全家人穿的鞋子，几乎都是老妈手工制作而成的。冬天有棉鞋，春秋有松紧鞋，偶尔还有样式好看的祥祥鞋。这些手工布鞋白底黑帮，颜色老气，样式单一，几乎都长一个样。

过新年，我们几姊妹都要穿新鞋，寓意新年走好运，这几乎是每年过年的“规定动作”。

有一年腊月，天气出奇的寒冷，河里的浅水处早早结冰，呼呼的寒风吹来，刮得小脸生痛，全身打颤。我的脚上手上都生满了冻疮，尤其是脚后跟，又红又肿，一片猩红中还有些许感染的迹象。

“这些冻疮再不好，过年怕是穿不成新鞋啦……”老妈连续好几天不停地给我打理事，用热水烫，用药粉敷，找来布条包裹脚后跟，试图把冻疮治好。

待到正月初一，天麻麻亮，盼过年的我心情激动，早早地醒来。床头早已准备好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，呈一字排开，我和弟弟满心欢喜，迫不及待地穿上。

新衣新裤穿好后，乖乖坐下来准备试